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三 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五百四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三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十

經 春秋

春秋經解十五卷

陳氏曰孫覺撰其自序言三家之説榖梁最為精深且以為本雜取二傳及諸儒之説長者從之其

所未安則以所聞於安定先生者斷之楊龜山為之後序海陵周茂振跋云先君傳春秋於孫先生嘗言王荆公初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莘老之書已出一見而忌之自知不能復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官不用於貢舉云

春秋尊王發微十五卷

鼂氏曰皇朝孫明復撰史臣言明復治春秋不取

傳注其言簡而義詳著諸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治亂之跡故得經之意為多嘗秩則譏之曰明復為春秋猶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有刑步過六尺者有誅謂其失於刻也胡安國亦以秩言為然

石林葉氏曰孫明復春秋專廢傳從經然不盡達經例又不深於禮學故其言多自牴牾有甚害於經者雖槩以禮論當時之過而不能盡禮之制尤

爲膚淺

朱子語錄曰近時言春秋皆是計較利害大義却不曾見如唐之陸淳本朝孫明復之徒他雖未曾深於聖經然觀其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是得聖人箇意思春秋之作蓋以當時人欲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襃貶恰如今之事送在法司相似極是嚴謹一字不輕易若如今之說只是箇權謀智畧兵書譎詐之書爾聖人晚年痛哭

流涕筆爲此書其肯恁地纖巧豈至恁地不濟事
陳氏曰復居泰山之陽以春秋教授不惑傳注不
爲曲說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
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爲多石介而下
皆師事之歐陽文忠公爲作墓誌

春秋演聖統例二十卷

鼂氏曰皇朝丁副撰田偉書目副作嗣未知孰誤
其序云經有例法一家所至較然重輕杜預釋例

專主左氏而未該唐陸淳纂例雖舉經而未備纖悉綱羅而咸在者其惟此書乎

春秋權衡意林劉氏春秋傳共三十四卷

劉敞原父撰其自序曰劉子作春秋權衡權衡之書始出未有能讀者自序其首曰權準也衡平也物雖重必準於權權雖移必平於衡故權衡者天下之公器也所以使輕重無隱也所以使低昂適中也察之者易知執之者易從也不準則無以知

輕重不平則輕重雖出不信也故權衡者天下之至信也凡議春秋亦若此矣春秋一也而傳之者三家是以其善惡相反其褒貶相戾則是何也非以其無準失輕重邪且昔者董仲舒江公劉歆之徒蓋常相與爭此三家矣上道堯舜下據周禮是非之議不可勝陳至於今未決則是何也非以其低昂不平邪故利臆說者害公義便私學者妨大道此儒者之大禁也誠準之以其權則童子不欺

平之以其衡則市人不惑今此新書之謂也雖然非達學通人則亦必不能觀之矣耳牽於所聞而目迷於所習恐懷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故亦譬之權衡矣或利其寡而視權如贏或利其多而視權如縮若此者非權衡之過也人事之變也

鼂氏曰權衡論三傳之失意林叙其解經之旨劉氏傳其所解經也如桓無王季友卒胥命用郊之

類皆古人所未言

石林葉氏曰劉原甫知經而不廢傳亦不盡從傳據義考例以折衷之經傳更相發明雖間有未然而淵源已正今學者治經不精而蘇孫之學近而易明其失者不能遽見故皆信之而劉以其難入則或詆以為用意太過出於穿鑿彼不知經無怪其然也

陳氏曰原甫始為權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後集

衆說斷以己意而為之傳傳所不盡者見之意林其傳用公穀文體說例凡四十九

黎氏春秋經解十二卷

鼂氏曰皇朝黎錞希聲撰錞蜀人歐陽公之客名其書為經解者言以經解經也其後人為統論附焉

橫渠春秋說一卷

鼂氏曰張子厚撰為門人雜說春秋其書未成

潁濵春秋集傳十二卷

鼂氏曰穎轍子由撰大意以世人多師孫復不復信史故盡棄二傳全以左氏為本至其不能通者始取二傳啖趙自熙寧謫居高安至元符初十數年矣暇日輒有改定卜居龍川而書始成

石林葉氏曰蘇子由專據左氏言經左氏解經者無幾其凡例既不盡經所書亦多違牾疑自出己意為之非有所傳授不若公穀之合於經故穌氏

但以傳之事釋經之文而已傳事之誤者不復敢議則遷經以成其說亦不盡立凡例於經義皆以為求之過

朱子語錄曰穮子由解春秋謂其從赴告此說亦是既書鄭伯突又書鄭世子忽據史文而書耳定哀之時聖人親見據實而書隱桓之時世既遠史冊亦有簡畧處夫子據史冊寫出耳

陳氏曰其書專取左氏不得已乃取二傳啖趙葢

以一時談經者不復信史或失事實故也

伊川春秋傳二卷

程子自序曰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

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一本無心字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奥庶幾學者得其門而

入矣

朱子語類曰或問伊川春秋傳曰中間有說好處如難理會處他亦不為決然之論如說滕子來朝以為滕本侯爵後微弱服屬於魯自貶降而以子禮見魯則貢賦少力易供此說最好程沙隨之說亦然

陳氏曰畧舉大義不盡為說襄昭後尤畧序文崇寧二年作蓋其晚年也

劉質夫春秋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劉絢質夫撰絢學於二程伯淳嘗語人曰他人之學敏則有之未易保也斯人之至吾無疑焉正叔亦曰游吾門者多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有李參序

陳氏曰所解明正簡切

中興國史志絢傳說多出於頤書而頤以為不盡本意故更為之末及竟故莊公以後解釋多殘闕

春秋得法志例論三十卷

鼂氏曰皇朝馮正符所撰熙寧八年何郯取其書奏之久而不報意王安石不喜春秋故也其書例最詳悉務通經旨不事浮辭正符頗與鄧綰陳亨甫交私後坐口語被斥

陳氏曰蜀州晉原主簿遂寧馮正符信道撰其父堯民希元為鄉先生正符三上禮部不第教授梓遂學十年著此書及詩易論語解蜀守何郯首以

其春秋論上之熙寧末中丞鄧綰薦之得召試賜同進士出身王安石亦待之厚其書首辯王魯素王之説及杜預三體五例何休三科九旨之怪妄穿鑿皆正論也

巽岩李氏曰信道當熙寧九年用御史鄧文約薦召試舍人院賜出身文約尋責守虢畧信道亦坐附會奪官歸故郡後又得馮允南所為墓銘信道實事安逸處士何羣其學蓋得之羣羣學最高國

史有傳其師友淵源果如此則謂信道附會進取
或以好惡言之耳王荆公當國廢春秋不立學官
而信道學經顧於春秋特詳鄧御史嚴事王荆公
不敢異乃先以得法志例論言於朝初不曰宰相
不喜此也此亦可見當時風俗猶淳厚士各行其
志不專以利祿故輟作御史殆加於人一等然信
道要當與何羣牽聯書國史鄧御史偶相知適相
累耳余舊評如此今無子孫其書則為鬻書者擅

易其姓名屬諸李陶陶字唐夫嘗學於温公號通經李氏諸子唐夫最賢而得法志例則實非唐夫所論也不知者妄託之

纍聖傳十二卷

鼂氏曰皇朝任伯雨德翁所撰解經不甚通例如解桓十三年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取穀梁之說戰稱人敗績稱師重衆之說殊不知齊人伐

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何獨不重衆也

王氏春秋列國諸臣傳共六十三卷

鼂氏曰皇朝王當撰當眉山人嘗為列國諸臣傳效司馬遷史記凡一百三十有四人十萬餘言今又釋春秋真可謂有志矣

陳氏曰當元祐中復制科以蘇轍薦試六論廷對切直置下第與堂除簿尉所傳諸臣皆本左氏有見於他書則附其末繫之以贊諸贊論議純正文

辭簡古於經傳多所發明

馮氏春秋通解十二卷

鼂氏曰皇朝馮山允南撰普州人澥之父也

春秋會義二十六卷

鼂氏曰皇祐間進士杜諤集釋例繁露規過膏肓

先儒同異篇指掌碎玉折衷指掌議纂例辯疑微

指摘微通例胡氏論箋義總論尊王發微本旨辯

要旨要集議索隱新義經社三十餘家成一書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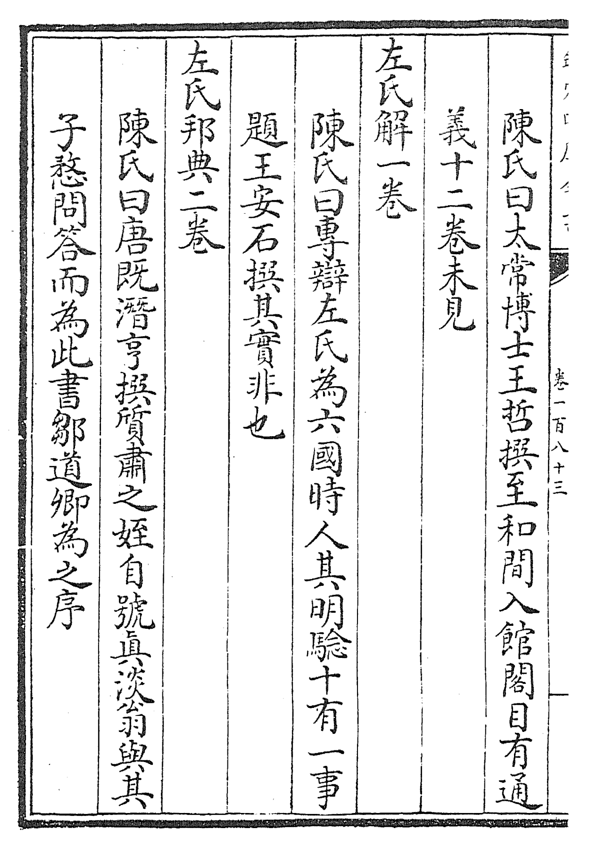
後仍斷以己意雖其說不皆得聖人之旨然使後人博觀古今異同之說則於聖人之旨或有得焉

陳氏曰自三傳及啖趙諸儒訖於孫氏經社凡三十餘家集而繫之時述以己意有任貫者為之序

春秋口義五卷

陳氏曰胡翼之撰至宣十二年而止戴岷隱在湖學嘗續之不傳

春秋皇綱論明例隱括圖共六卷



陳氏曰太常博士王哲撰至和間入館閣日有通義十二卷未見

左氏解一卷

陳氏曰專辯左氏為六國時人其明驗十有一事題王安石撰其實非也

左氏邦典二卷

陳氏曰唐既潛亨撰質肅之姪自號眞淡翁與其子憖問答而為此書鄒道鄉為之序

左氏鼓吹一卷

陳氏曰彭門吳元緒撰

春秋後傳補遺共二十一卷

陳氏曰陸佃撰補遺者其子宰所作也宰字元鈞游之父也

春秋通訓五禮例宗共二十六卷

陳氏曰直秘閣吳興張大亨嘉父撰其自序言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某初蓋嘗作例宗論立

例之大要矣先生曰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迺近法家者流仔細繳繞竟亦何用惟立明識其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兆使學者自得之予從事斯語十有餘年始得其彷彿通訓之作所謂去例以求經畧微文而視大體者也東坡一字和仲所謂趙郡和仲其東坡乎然例宗考究亦為詳洽

胡文定春秋傳通例通旨共三十二卷

鼂氏曰皇朝胡安國被旨撰安國師程頤其傳春
秋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者採孟子莊周董仲
舒王通邵堯夫程明道張横渠程正叔之說以潤
色之其序畧曰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為國是獨
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
進讀斷國論者無以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
長天理日銷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
陳氏曰紹興中經筵所進大綱本孟子而微旨多

以程氏之説為據近世學春秋者皆宗之通旨者所與其徒問答及其他議論條例凡二百餘章其子寧輯為一書

中興史志曰安國書與孫覺合者十六七

朱子語録曰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却不合這件事聖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聖人意又如何下字要知聖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豈有許多忉怛胡春秋傳有牽强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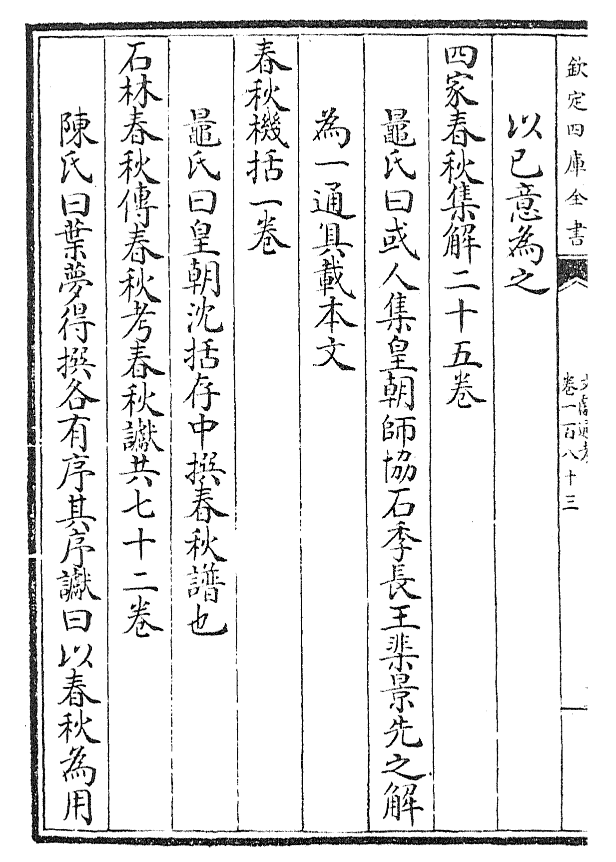
春秋指南十卷

鼂氏曰吳園先生張根知常撰以征伐會盟年經而國緯汪藻為之序

陳氏曰專以編年旁通該括諸國之事如指掌又為解例亦用旁通法其他辯疑雜論諸篇畧要義多所發明

春秋新傳十一卷

鼂氏曰皇朝余安行撰采三傳及孫復四家書參



以己意為之

四家春秋集解二十五卷

鼂氏曰或人集皇朝師協石李長王棐景先之解為一通具載本文

春秋機括一卷

鼂氏曰皇朝沈括存中撰春秋譜也

石林春秋傳春秋考春秋讞共七十二卷

陳氏曰葉夢得撰各有序其序讞曰以春秋為用

法之君而已聽之有不盡其辭則欺民有不盡其法則欺君凡啖趙論三家之失為辯疑劉氏廣啖趙之遺為權衡合二書正其差誤而補其疏略目之曰讞其序考曰君子不難於攻人之失而難於正已之是必有得也乃可知其失必有是也乃可斥其非自是讞推之知吾之所正為不妄也而後可以觀吾考自其考推之知吾之所擇為不誣也而後可以觀吾傳其序傳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

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以其不知經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其不知史也乃酌三家求史與經不得於事則考於義不得於義則考於事更相發明以作傳其為書辯訂考究無不精詳然其取何休之説以十二公為法天之大數則所未可曉也

春秋經解本例例要共十七卷

陳氏曰涪陵崔子方彦直撰紹聖中罷春秋取士

子方三上書乞復之不報遂不應進士舉黃山谷稱曰六合有佳士曰崔彥直其人不游諸公然則賢而有守可知矣其學辯三傳之是非而專以日月為例則正蹈其失而不悟也

春秋本旨二十卷

陳氏曰知饒州丹陽洪興祖慶善撰其序言三代各立一王之法其末皆有弊春秋經世之大法通萬世而無弊又言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跡

以為例猶天本無度歷者即周天之數以為度又言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學者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若此類多先儒所未發其解經義精而通矣興祖嘗為程瑀作論語解序忤秦檜貶昭州以死

春秋正辭通例共三十五卷

陳氏曰知盱眙軍東平畢良史少董撰良史為東京留守屬官東京再陷留虜中三年著此書已而

得歸表上之

息齋春秋集注十四卷

陳氏曰禮部侍郎鄞高閌抑崇撰其學專本程氏

序文可見

夾漈春秋傳春秋考地名共十四卷

其通志中自述曰按春秋之經則魯史記也初無

同異之文亦無彼此之說良由三家所傳之書有

異同故是非從此起臣作春秋考所以是正經文

以凡有異同者皆是訛誤古者簡編艱繁學者希見親書惟以口相授左氏世為楚史親見官書其訛差少然有所訛從文起公穀漢之經生惟是口傳其訛差多然有所訛從音起以此辯之了無滯疑又有春秋傳十二卷以明經之旨備見周之憲章

陳氏曰其學大抵工於考究而義理多迂僻

春秋經解指要共十四卷

陳氏曰知常州永嘉薛季宣士龍撰指要列譜例於前其序專言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之時更周歷而爲魯史季宣博學通儒不事科舉陳止齋師事之季宣死當乾道九年年四十其爲此書實紹興三十二年蓋甫二十歲云

朱子語錄曰薛常州解春秋不知如何率意如此只是幾日成此文字如何說諸侯無史內則尚有

閭史又如趙盾崔杼事皆史臣所書

春秋集傳十五卷

陳氏曰監察御史王葆彥光撰朱新仲為作序葆

周益公之婦翁也其說多用胡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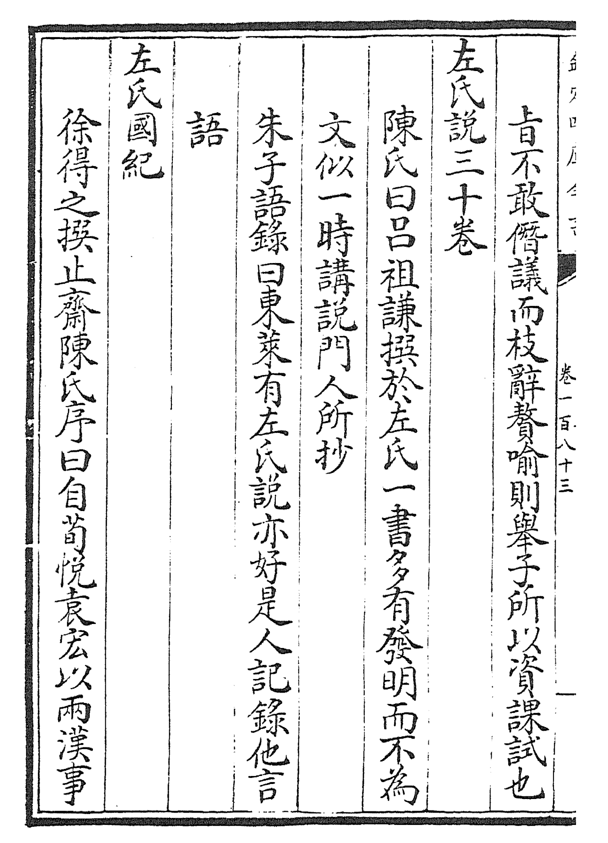
春秋集解十二卷

陳氏曰呂本中撰自三傳而下集諸家之說各記

其名氏然不過陸氏及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

許崧老胡文定數家而已大畧如杜諤會義而所

擇頗精却無自己議論
朱子語錄曰吕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詩傳
相似
左傳類編六卷
陳氏曰吕祖謙撰分類外内傳事實制度論議凡
十九門首有綱領數則兼採他書
左氏博議二十卷
陳氏曰吕祖謙撰方授徒時所作自序曰春秋經



旨不敢僭議而枝辭贅喻則舉子所以資課試也

左氏說三十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於左氏一書多有發明而不爲文似一時講說門人所抄

朱子語錄曰東萊有左氏說亦好是人記錄他言語

左氏國紀

徐得之撰止齋陳氏序曰自荀悅袁宏以兩漢事

編年為書謂之左氏體蓋不知左氏於是始失昔
夫子作春秋博極天下之史矣諸不在撥亂世反
之正之科則不錄也左氏獨有見於經故采史記
次第之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以發明聖
人筆削之旨云爾非直編年為一書也古者事言
各有史凡朝廷號令與其君臣相告語為一書今
書是已被之弦歌謂之樂章為一書今詩是也有
司藏焉而官府都鄙邦國習行之為一書今儀禮

若周官之六典是已自天子至大夫士民族傳序爲一書若所謂帝繫世本是已而他星卜醫祝皆各爲書至編年則必叙事如春秋三代而上僅可見者周譜他往往見野史竹書穆天子傳之類自夫子始以編年作經其筆削嚴矣左氏亦始合事言二史與諸書之體依經以作傳附著年月下苟不可以發明筆削之指則亦不錄也蓋其辭足以傳遠而無與於經誼則別爲國語至夫子所見書

左氏有不盡見又闕不敢為傳唯謹如此後作者顧以為一家史體而讀左氏者寖失其意見謂不釋經是書之在亡幾無損益於春秋故曰袁茍二子為之也由是言之徐子所為左氏國紀曷可少哉余讀國紀周平桓之際王室嘗有事於四方其大若置曲沃伯為侯詩人美焉而經不著師行非一役亦與王風刺詩合而特書代鄭一事王子頹之禍視帶為甚襄書而惠不書也學者誠得國紀

伏而讀之因其類居而稽之經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較然明矣於是致疑疑而思思則有得矣徐子殆有功於左氏者也余苦不多見書然嘗見唐閔左氏史與國紀畧同而無所論斷今國紀有所論斷矣余故不復贊而道其有功於左氏者為之序

春秋比事二十卷

陳同甫序之曰春秋繼四代而作者也聖人經世

之志寓於屬辭比事之間而讀書者每患其難通
其善讀則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考傳之眞僞
如此則經果不可以無傳矣游夏之徒胡爲而不
能措一辭也余嘗欲即經以類次其事之始末考
其事以論其時庶幾抱遺經以見聖人之志客有
遺余以春秋總論者曰是習春秋者之祕書也余
讀之灑然有當於余心雖其論未能一一中的而
即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聖人之志可以捨傳而

獨考此其為志亦大矣惜其為此書之勤而卒不見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之所為也文伯名棐湖州人常為婺之校官因為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錄諸木以與同志者共之

陳氏曰按湖州有沈文伯名長卿號審齋居仁為常州倅忤秦檜貶化州不名棐也不知同甫何以云然豈別名棐而字文伯者乎然則非湖人也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三卷

陳氏曰林栗撰其學專主左氏而黜二傳故為左

氏傳解表上之

止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共四十二卷

陳氏曰陳傅良撰樓參政鑰為之序大畧謂左氏

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公羊穀梁以其所書推

見其所不書而左氏實錄矣此章指之所以作也

若其他發明多新說序文畧見之

徐潮州春秋解十二卷

知潮州徐某德操撰水心序畧曰牋傳之學惟春秋為難工經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經而實史也專於經則理虛而無證專於史則事礙而不通所以難也年時閏朔禘郊廟制理之綱條不專於史也濟西河曲丘甲田賦事之枝葉不專於經也薛伯卒經無預然杞滕邾莒之興廢固明也詭諸卒史無預然戊寅甲子之先後固察也觀潮州此類皆卓信明而篤矣至於授霸者之權彼與此奪錄夷

狄之變先畧後詳諸侯羣誅大夫衆貶凡春秋始終統紀所繫自公穀以來畫爲義例名分字別族貴人微其能本末相顧隱顯恊中如潮州殆鮮焉然則理之熟故經而非虛事之類故史而非礙歟古人以教其國而使人知深於是書者歟雖然詩書禮所以紀堯舜三代之盛而春秋衰世之竭澤也示不泯絶而已或者遂謂一事一義皆聖人之用則余未敢從也

春秋經辯十卷

陳氏曰廬陵蕭楚子荊撰紹聖中貢禮部不第蔡京用事與其徒馮澥書言蔡將為宋王莽誓不復仕死建炎中自號三顧隱客門人謚為清節先生胡邦衡師事之以春秋登甲科歸拜床下楚告之曰學者非但拾一第身可殺學不可辱毋禍吾春秋乃佳邦衡誌其墓

春秋集善十一卷

陳氏曰端明殿學士廬陵胡銓邦衡撰銓既事蕭楚爲春秋學復學於胡文定公安國南遷後作此書張魏公爲之序

春秋考異四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錄三傳經文之異者

春秋類事始末五卷

陳氏曰朝請大夫吳興章冲茂深撰子厚之曾孫葉少藴之壻

左氏發揮六卷

陳氏曰臨川吳曾虎臣撰取左氏所載事時為之論若史評之類

春秋直音三卷

陳氏曰德清丞方淑智善撰劉給事一止為作序以學者或不通音切故於每字切脚之下直注其音蓋古文未有反切為音訓者皆如此服虔如淳文穎輩於漢書音義可見

左傳約說百論共二卷

陳氏曰奉議郎新昌石朝英撰又有王道辯一書未板行僅存其書於此篇之末其爲說平平無甚高論

左氏紀傳五十卷

巽岩李氏曰不著撰人名氏取丘明所著二書用司馬遷史記法君臣各爲紀傳凡欲觀某國之治亂某人之臧否其行事本末畢陳於前不復錯見

旁出可省繙閲之勤或事同而辭異者皆兩存之又因以得文章繁簡之度雖編削附離尚多不滿人意然亦可謂有其志矣獨所序世族譜繫既與釋例不同又非史遷所記質諸世本亦不合也疑撰者别據他書今姑仍其舊以俟考求

又題後在陵陽觀沈存中自誌乃知此書存中所著存中喜述作而此書終不滿人意史法信未易云

春秋分記九十卷

陳氏曰邛州教授眉山程公說伯剛撰以春秋經傳倣司馬遷書為年表世譜歷天文五行地理禮樂征伐官制諸書自周魯而下及諸小國夷狄皆彙次之時有所論發明成一家之學公說積學苦志早年登科值逆曦亂憂憤以死年纔三十七兄弟三人皆以科第進中書舍人公許其季也

春秋三傳分國紀事本末

夾江勾龍傳明甫撰後溪劉氏序畧曰勾龍君傳
習詳考又分國而紀之自東周而下大國次國特
出小國滅國附見不獨紀其事與其文而兼著其
義凡采其說者數十家君蓋嗜古尊經之士確乎
其能自信者也

春秋通說十三卷

陳氏曰永嘉黄仲炎若晦撰端平中嘗進之於朝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

崇文總目左丘明撰吳侍中領左國史亭陵侯韋昭

解昭參引鄭衆賈逵虞飜唐固二人皆吳臣合凡五家為

注自所發正者三百十事

鼂氏曰班固藝文志有國語二十一篇隋志云二

十二卷唐志云二十一卷今書篇次與漢志同葢

歷代儒者析簡併篇互有損益不足疑也要之藝

文志審矣陸淳謂與左傳文體不倫定非一人所

為葢未必然范甯云左氏富而豔韓愈云左氏浮

夸今觀此書信乎其富豔且浮夸矣非左氏而誰

柳宗元稱越語尤奇峻豈特越哉自楚以下類如

此

巽岩李氏曰昔左丘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

之史國别爲語旋獵其英華作春秋傳而先所采

集之語草藳具存時人共傳習之號曰國語殆非

丘明本志也故其辭多枝葉不若内傳之簡直峻

健甚者駁雜不類如出他手蓋由當時列國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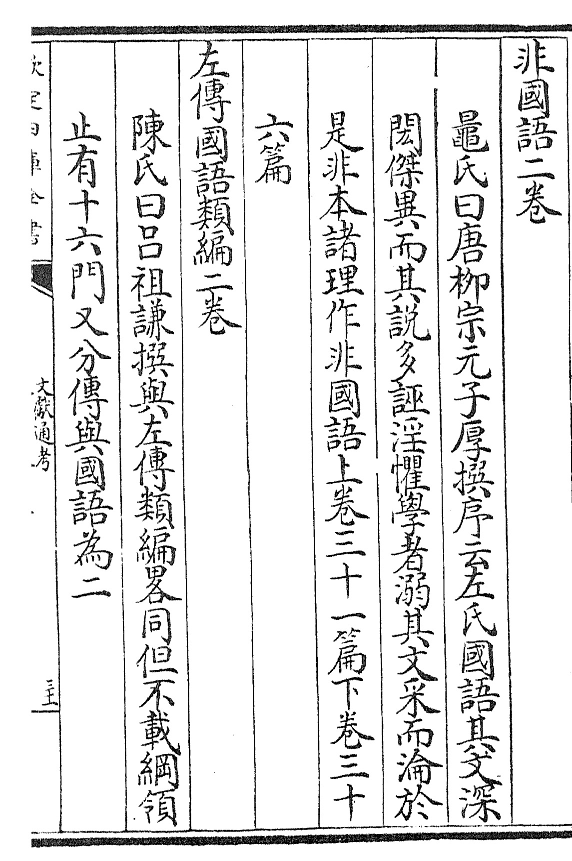
材有厚薄學有淺深故不能醇一耳不然丘明特為此重複之書何邪先儒或謂春秋傳先成國語繼作誤矣惟本朝司馬温公父子能識之

陳氏曰自班固志言左丘明所著至今與春秋傳並行號為外傳今考二書雖相出入而事辭或多異同文體亦不類意必非出一人之手也司馬子長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又似不知所謂唐啖助亦嘗辯之

朱子語錄曰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　國語文字極困沓振作不起

國語補音三卷

陳氏曰丞相安陸宋庠公序撰以先儒未有為國語音者近世傳舊音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蓋唐人也簡陋不足名書因而廣之悉以陸德明釋文為主陸所不載則附益之



非國語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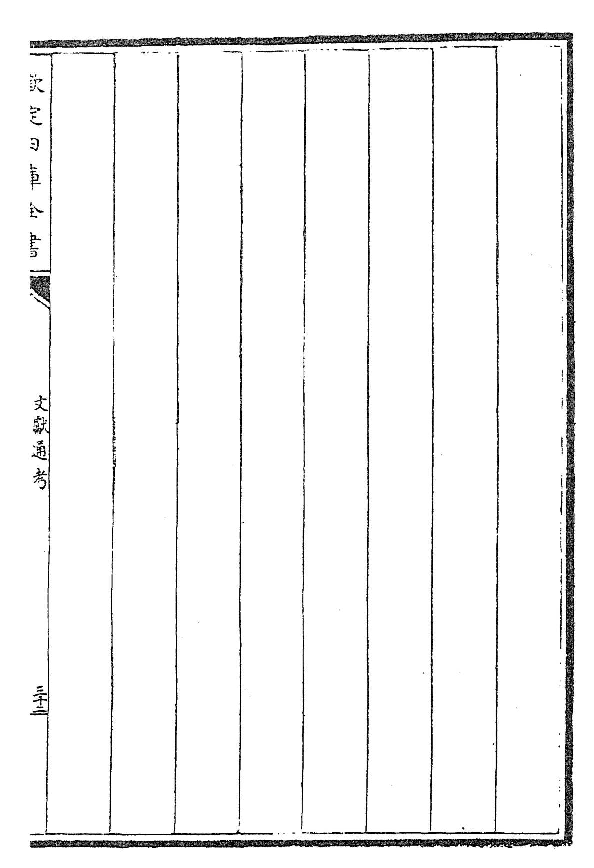
晁氏曰唐柳宗元子厚撰序云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而其說多誣淫懼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本諸理作非國語上卷三十一篇下卷三十六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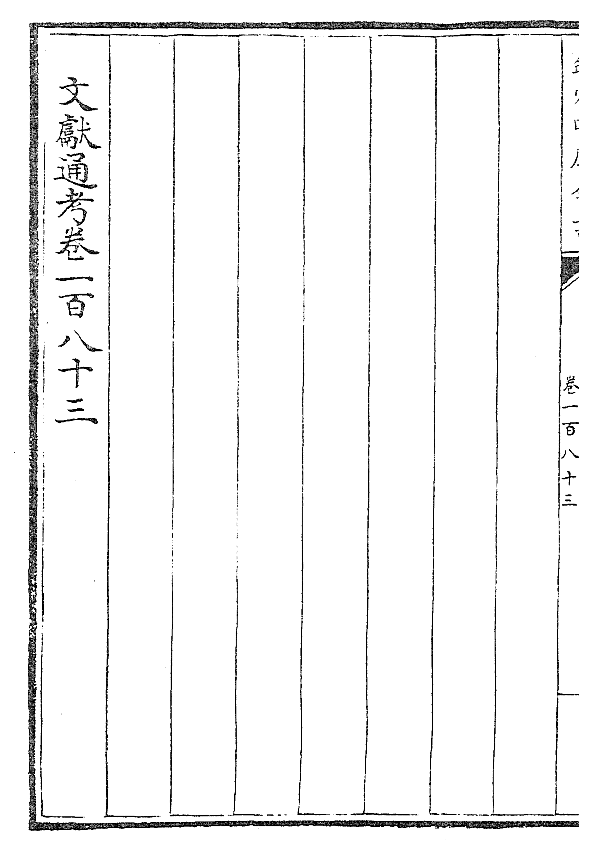
左傳國語類編二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與左傳類編畧同但不載綱領止有十六門又分傳與國語為二

汲冢師春一卷

陳氏曰晉汲郡魏安釐王冢所得古簡杜預得其紀年知其魏國史記以考證春秋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今此書首叙周及諸國世系又論分野律呂為圖又雜錄謚法卦變與杜預所言純集卜筮者不同似非當時本書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三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四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十一

經 論語 孟子

西漢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篹故謂之論語 師古曰輯與集同篹

同與撰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語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師古曰王吉字子陽故謂之王陽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隋經籍志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號張侯論當世重之周氏包氏為之章句馬融

又爲之訓又有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唯分子張爲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國爲之傳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爲之註魏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吏部尚書何晏又爲集解是後諸儒多爲之註齊論遂亡古論先無師說梁陳之時惟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其孔叢家語並孔氏所傳仲尼之旨

爾雅諸書解古今之意并五經總義附於此篇

漢志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隋志二十九家一百九十八卷

唐志三十家三十七部三百二十七卷失名姓三家韓愈以下不著錄二家十二卷

宋三朝志十六部一百三十九卷

宋兩朝志二部二十卷

宋四朝志十三部七十八卷

宋中興志五十五家六十三部四百九十八卷

何晏論語注十卷

鼂氏曰魏何晏集解其序自云據魯論包咸周氏孔安國馬融鄭康成陳羣王肅周生烈八家之說與孫邕鄭冲曹羲荀顗集諸家訓解為之按漢時論語凡有三而齊論有問王知道兩篇詳其名當是必論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未必非夫子之最致意者不知何說而張禹獨遺之禹身不知王鳳之

邪正其不知此固宜然勢位足以軒輊一世使斯文遂喪惜哉

按齊論多於魯論二篇曰問王知道史稱為張禹所刪以此遂無傳且夫子之言禹何人而敢刪之然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自孔壁出者章句與魯論不異唯分堯曰子張問以下為一篇共二十一篇則問王知道二篇亦孔壁中所無度必後儒依倣而作非聖經之本真此所以不傳非禹所能刪

也

皇侃論語疏十卷

鼂氏曰梁皇侃撰古今論語之註多矣何晏集七家復采古論語註為集解行於世侃今又引衛瓘繆播欒肇郭象蔡謨袁宏江惇蔡奚李充孫綽周懐范甯王珉凡十三家之説成此書其序稱江熈所集世謂其引事雖時詭異而援證精博為後學所宗云

韓李論語筆解十卷

鼂氏曰唐韓愈退之李翺習之撰前有祕書丞許勃序云韓李相與講論共成此書按唐人通經者寡獨兩公名冠一代葢以此然四庫邯鄲書目皆無之獨田氏書目有韓愈論語十卷筆解兩卷此書題曰筆解而兩卷亦不同

陳氏曰館閣書目云祕書丞許勃為之序今本乃王存序云得於錢塘汪充而無許序

石經論語十卷

鼂氏曰右僞蜀張德鈞書闕唐諱立石當在孟知祥未叛之前其文脫兩字誤一字又述而第七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上又有我字衞靈公第十五敬其事而後其食作後食其禄與李鶚本不同者此也

論語井田義圖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述周井田之法其曰論語

者蓋為論語學者引用云

論語正義十卷

鼂氏曰皇朝邢昺等撰亦因皇侃所採諸儒之說

刋定而成書

陳氏曰唐人止為五經疏而不及孝經論語至昺

始奉詔為之

按唐藝文志亦有賈公彥論語疏十五卷當攷

王令論語十卷

鼂氏曰皇朝王令逢原撰解堯曰篇云四海不窮
困則天禄不永終矣王安石書新義取之

王介甫論語解十卷　王元澤口義十卷　陳用之論
語十卷

鼂氏曰王介甫撰并其子雱口義其徒陳用之解
紹聖後皆行於塲屋或曰用之書乃鄒浩所著託
之用之云

東坡論語解十卷　潁濵論語拾遺

潁濵自序予少為論語解子瞻謫居黄州為論語說盡取以往今見於書十二三也大觀丁亥閒居潁川為孫籀簡筠講論語子瞻之說意有所未安時為籀等言凡二十七章謂之論語拾遺恨不得質之子瞻也

鼂氏曰蘇軾子瞻為論語解没後子由以其說之未安者辯正之

伊川論語說十卷

鼂氏曰伊川門人記其師所解論語也不為文辭

直以俚語記之

范醇夫論語說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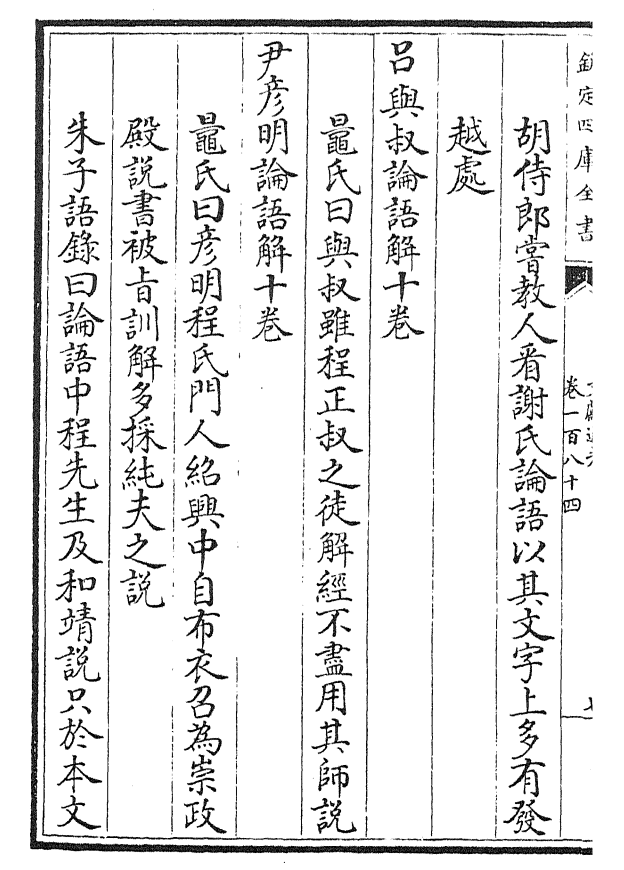
鼂氏曰元祐中所進數稱引劉敞程頤之說

謝顯道論語解十卷

鼂氏曰顯道少師程正叔

朱子語錄上蔡論語解言語極多看得透時他只

有一兩字是緊要　問謝氏之說多華掞先生曰



胡侍郎嘗教人看謝氏論語以其文字上多有發越處

呂與叔論語解十卷

鼂氏曰與叔雖程正叔之徒解經不盡用其師說

尹彦明論語解十卷

鼂氏曰彦明程氏門人紹興中自布衣召為崇政殿說書被旨訓解多採純夫之說

朱子語錄曰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

上添一兩字甚平淡然意味深長須當子細看要見得他意味方好　問精義中尹氏說多與二程同何也曰二程說得已明尹氏只說出處

王定國論語十卷

王鞏定國撰秦少游序略曰定國坐罪斥海上罷還詣東上閤門奏書曰臣無狀幸緣先臣之故獲齒仕版不能慎事陷於罪戾念無以自續間因職事之暇妄以所見註成論語十卷未敢以進唯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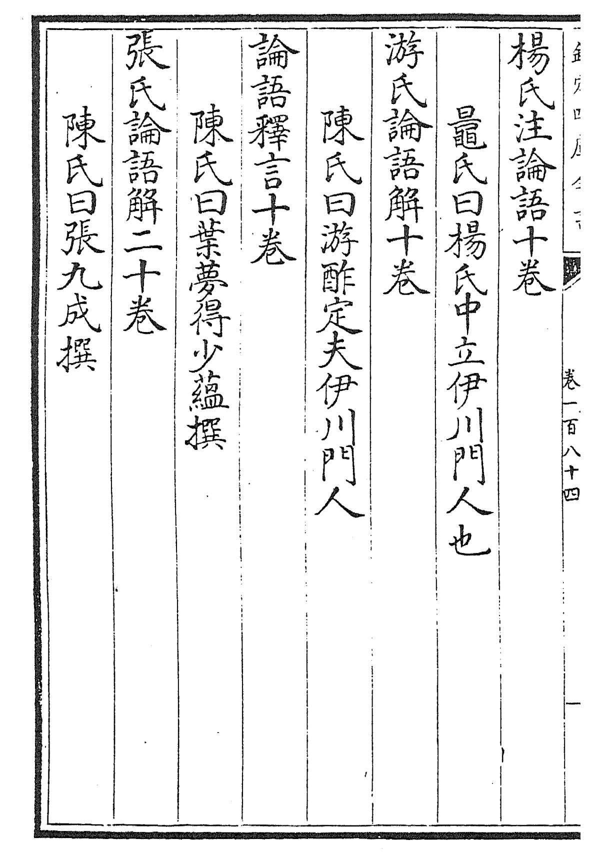
下裁鑒之明日詔御藥院取其書去未報而神宗
棄天下嗚呼自熙寧初王氏父子以經術得幸下
其說於太學凡置博士試諸生皆以新書從事不
合者黜罷之而諸儒之論廢矣定國於時處放逐
之中蠻夷瘴癘之地乃能自信不惑論著成一家
之言至天子聞之取其書非其氣過人何以及此
姑掇其大槩使夫覽之者知定國著書之時為如
此又知神宗嚮經術亦非主於一家而已

汪氏論語直解十卷

鼂氏曰汪革信民撰撫州人紹聖中試禮部為天下第一嘗語人曰吾鄉有二相一為天下之福一為天下之禍葢指晏元獻王荆公也即此可見其解經淵源所自云

景迂論語講義十卷

鼂氏曰從父詹事公撰多取古人之說以正近世之失



楊氏注論語十卷

鼂氏曰楊氏中立伊川門人也

游氏論語解十卷

陳氏曰游酢定夫伊川門人

論語釋言十卷

陳氏曰葉夢得少蘊撰

張氏論語解二十卷

陳氏曰張九成撰

五峯論語指南一卷

陳氏曰胡宏仁仲撰評論黄祖舜沈大廉之説

竹西論語感發十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江都王居正撰凡十卷

論語探古二十卷

陳氏曰畢良史撰二十卷

洪興祖論語説

中興藝文志其説多可采謂此書始於不慍終於知

命葢君子儒

論語續解考異說例共十二卷

中興藝文志吳棫撰自謂考研甚衆獨於何晏集解邢昺疏所得為多又謂孔門弟子之言多未盡善而註信經疏信註太過甞作指掌十卷亡於兵火僅追記大略以解何晏集解之未盡未安者故曰續解又考他書之文之說異於論語者為考異又為說例有集語明原微言略例答問正統權道弟子雜說凡十

篇多發明

陳氏曰其所援引百家諸史傳出入詳洽所稱欒肇駁王鄭之說閒取一二肇晉人隋唐志載論語釋二卷駁二卷按董逌藏書志釋已亡駁幸存而崇文總目及諸藏書家皆無有柀蓋嘗見其書也

館閣書目亦不載

玉泉論語學十卷

陳氏曰工部侍郎喻樗子材撰樗與張子韶諸公

友善坐此得罪秦檜汪端明應辰其壻也

曽吉甫論語義二卷

陳氏曰禮部侍郎曽幾撰胡文定公門人也

南軒論語説十卷

陳氏曰侍講廣漢張栻敬夫撰

論語集義三十四卷

陳氏曰朱熹撰集二程張氏及范祖禹吕希哲吕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周孚先凡十一家

初名精義後刻於豫章郡學始名集義其所言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蓋指張無垢也無垢與宗杲遊故云爾

朱子語錄曰讀論語須將精義看一段次看第二段將兩段比較孰得孰失孰是孰非又將第三段比較如前又總一章之說而盡比較之其間須有一說合聖人之意或有兩說有三說有四五說皆是又就其中比較疏密如此便是格物及看得此

一章透徹則知便至或自未有見識只得就這裏挨一章之中程子之說多是門人之說多非然初看時不可先萌此心門人所記亦多有好處蜚卿曰若只將程子之說為主如何曰不可只得以理為主然後看他底看得一章直是透徹然後看第二章亦如此法若看得三四篇此心便熟數篇之後迎刃而解矣　讀書考義理似是而非者難辯且如精義中惟程先生說得的當確至其門人非

惟不盡得夫子之意雖程子之意亦多失之今讀語孟不可便道精義都不是都廢了須借他做箇梯階去尋求將來自見道理知得他是非方是自家所得處

論語集注十卷

陳氏曰朱熹撰大略本程氏學通取注疏古今諸儒之說間復斷以己意晦庵先生平生講解此為第一所謂毫髮無遺憾者矣

朱子語錄曰集註如秤上秤来無異不高些不低些如看得透存養熟甚生氣質　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　看集註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觧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時直是秤等輕重方敢寫出　集註乃集義之精髓　問集註引前輩之説而增損改易本文其意如何曰其説有病不欲更就下面安註脚　問集註中有兩存何者為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

豈復存其短底只為二說皆通故並存之然必有一說合聖人之本但不可知耳復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　集註某自三十歲便下工夫到而今改猶未了不是草草看者

朱在過庭所聞曰集註於正文之下正解說字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即引用而不没其姓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

用圈而列諸家之説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略去或通論一章之意反覆其説切要而不可不知也

論語或問十卷

陳氏曰朱熹撰集註既成復論次其取舍之所以然别為一書而篇首述二書綱領與讀者之要法其與集註實相表裏學者所當並觀也

朱子文集集註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相應

又無工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只就正
經上玩味有未通處參考集註更自思索為佳不
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為是也

石鼓論語答問三卷

陳氏曰戴溪岷隱撰溪初仕領石鼓書院山長所
與諸生講說者也其說切近明白晦庵亦稱其近

道

論語通釋十卷

陳氏曰黄榦撰其書兼載或問發明帰翁未盡之意

論語意原一卷

陳氏曰不知作者

論語本旨一卷

陳氏曰建昌軍教授永嘉姜得平撰

論語大意二十卷

陳氏曰海陵卞圜撰

晦庵語類二十七卷

陳氏曰蜀人以晦庵語録類成編處州教授東陽

潘墀取其論語一類增益其所未備刋於學宫

論語紀蒙六卷

陳氏曰國子司業臨海陳耆卿壽老撰葉水心為

之序耆卿學於水心者也嘗主麗水簿嘉定初年

成此書

孔子家語十卷

王肅註後序曰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别出為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辯疏判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共敘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既没而微言絶七十二

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為枝葉惟孟軻荀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斂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

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於時京師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祕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没於是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為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别屬曾子問故不復

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博士孔衍言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逮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為名以儒雅為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為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訖會值巫蠱事

起遂各廢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相傳者不可同日而論也光祿大夫向以其為時所未施行故尚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記况孔子家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皆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記今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為滅其原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

臣之愚以為宜如此為例皆記錄别見故敢冐昧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即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

鼂氏曰序註凡四十四篇劉向校錄止二十七篇後王肅得此於孔子二十四世孫猛家

朱子語錄曰家語雜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自撰出

又與吕伯恭書曰遺書愚意所删去者亦須抄出

逐段畧註刪去之意方不草草若只暗地刪却久遠易惑人記論語者只為如此留下家語至今作病痛也

陳氏曰孔子二十四世孫猛所傳魏王肅為之註肅闢鄭學猛嘗受學於肅肅從猛得此書與肅所論多合從而證之遂行於世云博士安國所得壁中書也亦未必然其間所載多已見左氏傳大戴禮諸書

右論語

趙氏題辭曰孟子以儒道游於諸侯思濟斯民然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倣而作者也秦焚經籍其書號

為諸子得不泯絶孝文時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

按前史藝文志俱以論語入經類孟子入儒家類直齋陳氏書錄解題始以語孟同入經類其説曰自韓文公稱孔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天下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荀揚以降所可同日語也今國家設科語孟並列於經而程氏諸儒訓解二書常相表裏故合為一類今從之

漢志孟子十一篇

隋志三家二十八卷亡書九卷

唐志六家四十五卷

宋三朝志五家二十七卷

宋四朝志九家九十二卷

宋中興志二十二部二百八十五卷

趙岐註孟子十四卷

鼂氏曰岐字臺卿後漢人為章指析為十四篇其

序云軻戰國時以儒術干諸侯不用退與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著書七篇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秦焚書以其書號諸子故得不泯絶又為外書四篇其書不能弘深似非孟子本真也按韓愈以此書為弟子所㑹集與岐之言不同今考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無恙時所見諸侯不應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

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軻始見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後人追為之明矣則岐之言非也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揚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則知散軼也多矣岐謂秦焚書得不泯絶亦非也或曰豈見於外書邪若爾則岐又不當謂其不能弘深也

四註孟子

中興藝文志題揚雄韓愈李翱熈時子四家註旨意淺近葢依託者

陸善經註孟子七卷

崇文總目善經唐人以軻書初為七篇因刪去趙岐章指與其註之繁重者復為七篇云

孟子音義正義共十六卷

鼂氏曰皇朝孫奭等採唐張鎰丁公著所撰參附

益其闕古今註孟子者趙氏之外有陸善經𥘉撰

正義以趙註為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如謂

子莫執中為子等無執中之類大中祥符中書成

上於朝

陳氏曰舊有張鎰丁公著為之音俱未精當𥘉方

奉詔校定撰集正義遂討論音釋疏其疑滯備其

闕遺

石經孟子十四卷

鼂氏曰皇朝席旦宣和中知成都刊石寘於成都學宫云僞蜀時刻六經於石而獨無孟子經為未備夫經大成於孔氏豈有闕耶其論既繆又多誤字如以頻顣為類不可勝紀

五臣解孟子十四卷

鼂氏曰皇朝范祖禹孔武仲吴安詩豐稷呂希哲元祐中同在經筵所進講義貫穿史籍雖文辭徼涉豐縟然觀者誠知勸講自有體也

伊川孟子解十四卷

鼂氏曰程正叔撰

横渠孟子解二十四卷

鼂氏曰張子載撰并孟子統說附於後

百家孟子解十二卷

鼂氏曰集古今諸儒自皮日休至强至賈同百餘家解孟子成一編

王安石王雱許允成孟子解共四十二卷

鼂氏曰介甫素喜孟子自為之解其子雱與其門人許允成皆有註釋崇觀間場屋舉子宗之

頴濵孟子解一卷

陳氏曰其少年時所作凡二十四章

王逢原孟子解五卷

陳氏曰所講纔盡二篇其第三篇盡二章而止

尹氏孟子解十四卷

陳氏曰尹彦明所著十四卷未成不及上而卒

張無垢孟子解十四卷

張南軒孟子說十七卷

晦庵孟子集註或問各十四卷

石鼓孟子答問三卷

陳壽老孟子紀蒙十四卷

　說並見論語條下

續孟子二卷

　崇文總目林慎思撰慎思以為孟子七篇非軻著書

而弟子共記其言不能盡軻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

删孟二篇

鼂氏曰皇朝馮休撰休觀孟軻書時有叛違經者疑軻没後門人妄有附益删去之著書十七篇以明其意前乎休而非軻者荀卿刺軻者王充後乎休而疑軻者温公與軻辯者蘇東坡然不若休之詳也

疑孟一卷

鼂氏曰皇朝司馬光君實撰光疑孟子書有非軻之言者著論是正之凡十一篇光論性不以軻道性善為然

翼孟

朝奉大夫臨川陸筠嘉材撰周平園序曰嘉材平生篤志孟子著翼孟音解九十一條擇春秋左氏傳莊列楚辭西漢書說文之存古文者深思互考遂成此書如以折枝為磬折腰肢讀樂酒若樂山

樂水角招為韶睟子為年殺三苗本作竅二女果作媒之類皆粲若白黑至論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視漢儒所記檀弓蒼梧之語孰近孰遠孰信孰疑此古今學議論所未及也且舜居河東歷山雷澤各有其地而越人別指歷山舜井象田仍以餘姚上虞名縣風土記曲為之辭人不謂然蓋異端之作其來也久於舜平居附會已類此況身後乎所謂九嶷之葬二妃之溺宜退之黄陵

碑云皆不可信彼孔安國解書以陟方訓升遐其説尤拘書固曰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陟豈專訓升乎然退之近捨孟子而遠引竹書紀年何也予每嘆恨不得質疑於韓門而喜嘉材嗜古著書有益後覺藏其本迨三十年今嗣子新融水尉孝溥追叙先志請題卷首始為推而廣之昔唐彭城劉軻慕孟子而命名著翼孟三卷白樂天記其事賴以不朽嘉材視劉何愧特予非樂天比其能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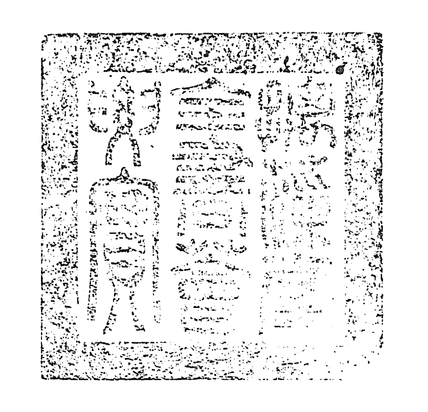
嘉材不朽乎

尊孟辯七篇

陳氏曰建安虞允文隱之撰以司馬公有疑孟及李覯泰伯常語鄭厚叔折衷皆有非孟之言故辯之為五卷後二卷則王充論衡刺孟及東坡論語說中與孟子異者亦辯焉

右孟子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舉人臣丁兆隆